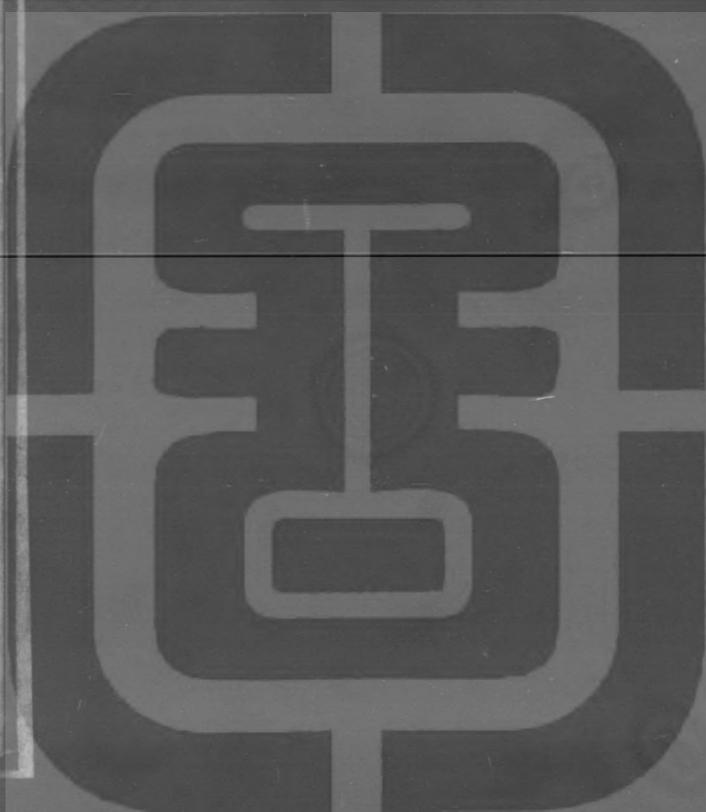


北史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國中情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及于如對立如對及于

高車 并契斯南夏限還到契北車與會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

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

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

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

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間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其號爲蠕蠕車鹿會既爲部帥歲貢馬畜貂豹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爲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緡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緡紇提附衛辰而貳於魏魏登國中討

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于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狗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舉落請降獲緡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論斛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緡紇提西遁將歸衛辰道武追之至跋那山緡紇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與社論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

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論數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論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論兇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吳頡等十五人歸于道武社論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道武以拔頡爲安遠將軍平棘侯社論與姚興和親

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黠弗素古延諸部社論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社論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論逆戰於頡根河大破之後盡爲社論所并號爲彊盛隨水

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
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敦煌
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
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
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
爲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道武
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爲頑囂母來
抄掠駕抄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犍牛伏不能前
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

不能行而况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
論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
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論聞道武征姚興
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
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論從
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論而立大那發覺大那
等來奔以大那爲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爲越
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論寇邊永興元年冬
又犯塞二年明元討之社論遁走道死其子度

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論弟斛律號藹苦
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也骨
國東破譬曆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厥
干等百數十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
北邊安靜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娉斛律女
爲妻將爲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
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
女爲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
欲令汝女爲媵遠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

夜就斛律穹廬後伺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
龍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
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論破諸部落社論德之
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論子社拔共至叱洛侯
家姪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
爲主遺大檀金馬勒爲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
千騎往圍叱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
遂掩大檀大檀蒞軍執步鹿真及社拔絞殺之
乃自立大檀者社論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

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
 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
 封為上谷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
 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
 士衆凍死及墮指者十二三及明元崩太武即
 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大武
 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太武五十
 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鷓鴣士卒大懼太武顏
 色自若衆情乃安先是入檀弟大那與社論爭

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為部帥軍
 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太武大舉
 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
 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閒車駕從中道
 東平公娥清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
 原等西道從介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
 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
 麌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掠邊
 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甯還追之不

北史列傳卷八十六
及二年四月太武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
大臣皆不願術士張深徐辯以天文說止帝帝
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
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
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
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
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
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
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

漢南舍輜重輕襲之至粟水大檀衆西奔弟匹
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
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
舍絕迹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
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緣粟水西行過漢
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于菟園水去平城三
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
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
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

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
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僕射
安原等往討之暨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
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疾而死子吳提立
號敕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
北鄙候騎獲吳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
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帝厚賓
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
主又遣使者納吳提妹爲夫人又進爲左昭儀

皇魏
書作白

吳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
二千匹帝大悅班賜甚厚至大延二年乃絕和
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
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
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東駕出中道至浚稽山
分中道復爲二道陳留王崇從六澤向涿邪山
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子阜刻石記行不
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
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

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
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
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頽
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
守敬崇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乞列歸歎
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
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
之至于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軍
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

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
王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
賊相遇吳提遁走追至頽根河擊破之車駕至
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
乃止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
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
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
賀真別部帥介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
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

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

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頽率衆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太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于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于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爲後繼諸將會車

駕于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
竒不在衆也卿等但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
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竒兵以惑之虜衆
奔潰逐北三千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
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
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
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
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
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成知悔前

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
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
男而下女交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
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
懷譎詐終獻文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
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
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
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殿文馬竒禽異獸
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

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
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孝文志在
招納許之于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
亦停九年于成死子豆唘立號伏古敦可汗魏
言恒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唘性殘暴好殺其名
臣侯鑿聖石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
和勿侵中國豆唘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
三族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
叡竝爲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

豆唘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西走自
立爲主豆唘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唘出
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唘頻爲阿
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爲
天所助欲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
曰我爲臣不可焉能爲主衆乃殺豆唘母子以
尸示那蓋乃襲位那蓋號侯其伏代庫者可汗
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
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

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論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整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尔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爲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

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二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幾而崩事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彊盛二年又遣使侯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明帝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蕃禮不備之意

初豆喻之死也那蓋為主伏圖納豆喻之妻候
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
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牟妻是
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為醫巫假託神鬼先常為
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
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
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
自云恒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
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敷授夫副升牟爵位

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既挾左道亦是有姿色
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
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不
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
醜奴言地萬懸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
既而地萬恐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
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
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
之軍敗還為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

璜爲主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侯力發示發率衆數萬以伐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魏阿那瓌母候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明帝遣兼侍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纂在近郊竝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明帝臨顯陽殿引從五品已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已下及

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已下升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升位於群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啓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所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跪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

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
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
那瓌又言曰臣祖先已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
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
逆臣國擾攘不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已前
漸定高車及臣兄爲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
魏實欲虔脩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之目臣與
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
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

殺臣兄立臣爲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
天是故倉卒輕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
陳理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
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里分張
本國臣人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
兵馬還向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
賜借兵馬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
如其死也即得報讎以雪大恥臣當統臨餘人
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聖顏難覩

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
謹以仰呈願垂昭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
奏聞尋封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主賜以衣冕
加之軺蓋祿從儀衛同于戚藩十二月明帝以
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詔議之
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
叉爲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
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明帝臨西堂
引見阿那瓌及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

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
瓌細明光人馬鎧一具人馬鎧六具露絲銀
纏槊二張并白眊赤漆槊十張并白眊黑漆槊
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
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
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
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
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雜綵千段緋納
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

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
一百石麥麩八石榛麩五石銅烏鎗四枚柔鐵
烏鎗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
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駝百二十頭犍牛一百
頭羊五千口朱畫繁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
給之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
來奔之後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
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干爲其所殺推婆
羅門爲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

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
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
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
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明帝詔舊
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
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
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
汾侯斤丘升頭六人將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
五月具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

求還京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啓七月阿那瓌啓云投化阿那瓌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百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領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駟宣旨慰諭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奔

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叉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脩義尚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鄣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

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摠率
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息裁處
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
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計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
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
仍於彼爲其造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
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詣懷朔
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廩在京館者任其去
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

二千斛官駟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
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
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明帝從之十二
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
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噉達
噉達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所討禽
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爲田種詔
給萬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饑入塞寇抄明帝詔
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

那瓌為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
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
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
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明帝臨
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
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
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
那瓌率眾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齋雜物勞賜阿
那瓌拜受詔命勒眾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

頻戰尅捷四月明帝又遣通直散騎常侍中書
舍人馮雋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
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伐可汗魏言
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
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
明帝詔之曰北鎮群狄為逆不息蠕蠕主為國
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
朔垂與尔朱榮隣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
近得蠕蠕主啓更欲為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

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朝貢建議初孝莊詔曰夫勲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旣篤勲緒莫酬故宜櫛以殊禮何容格以恒式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勾蘭樹升伐等朝貢并爲長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瑯琊公主許之

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爲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稱爲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瓌女爲后加以金帛誘之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遂率衆度河以廢后爲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推又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溫豆拔等神武以阿那瓌兇狡將撫懷之乃遣其

使人龍无駒北還以通温豆拔等音問始阿那
瓌殺元整亦謂温豆拔等不存既見无駒徵懷
感愧興和二年春復遣龍无駒等朝貢東魏然
猶未款誠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齊神武
因遣相府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間說
之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
妄以疎屬假公主之號嫁彼為親又阿那瓌度
河西討時周文燒草使其馬饑不得南進此其
逆詐反覆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所在言其

往者破亡歸命魏朝保護得存其國以大義示
之兼詐阿那瓌云近有赤鋪步落堅胡行於河
西為蠕蠕主所獲云蠕蠕主問之汝從高王為
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蠕蠕主殺之二人言從
高王蠕蠕主放遣此即蠕蠕主存大國宿昔仁
義彼女既見害欺詐相待不仁不信宜見討伐
且守逆一方未知歸順朝廷亦欲加誅彼若深
念舊恩以存和睦當天子以懿親公主結成姻
媾為遣兵將伐彼叛臣為蠕蠕主雪恥報惡徽

纂既申齊神武意阿那瓌乃召其大臣與議之便歸誠於東魏遣其侯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貢因爲其子菴羅辰請婚靜帝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八月阿那瓌遣莫何去折豆渾十升等朝貢復因求婚齊神武請遂其意以招四遠詔以常山王隲妹樂安公主許之改封爲蘭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復遣折豆渾十升詣東魏請婚三年四月阿那瓌遣吐豆

登郁久閭譬渾侯利莫何折豆渾侯煩等奉馬千疋以爲娉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器物齊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匿伏侯利阿夷普掘蒲提棄之伏等迎公主於新城之南六月齊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重躬送公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皆隆厚阿那瓌大喜自是朝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隣和公主妻齊

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靜帝詔為婚焉阿那瓌
遣其吐豆登郁久閭譬掘俟利莫何游大力送
女於晉陽武定四年阿那瓌有愛女號為公主
以齊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靜帝聞而詔神
武納之阿那瓌遣其吐豆發郁久閭汗拔姻姬
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魏邊塞無事至於武定
末使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
帝之後中原喪亂未北外略阿那瓌統率北方
頗為彊盛稍敢驕大但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

稱臣天平以來逾自踞慢汝陽王暹之為秦州
也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遂留之
親寵任事阿那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
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黃門之屬以覃為祕書監
黃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至不遜每奉
國書隣敵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往來不
絕天保三年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
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竝擁
眾奔齊其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齊文

宣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其國人仍立登注為主又為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其國人復立庫提為主是歲復為突厥所攻舉國奔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蠕蠕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絕五年三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散走時大

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眾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帝又北討蠕蠕大破之六月蠕蠕帥部眾東徙將南侵帝帥輕騎於金川下邀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六月文宣又親討蠕蠕七月帝頓白道留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是時蠕蠕既累為突厥所破以西

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
兵彊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
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蠕蠕
主已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
男以下免竝配王公家活泉東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
屬也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
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
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為毒藥

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為部下所殺更立其
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帝
女丘不勤死子莫鹿立本名犯道武諱莫鹿遣
弟屈雲攻慕容鹿慕容鹿擊破之又遣別部素
延伐慕容鹿於棘城復為慕容鹿所破時莫鹿
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憚之莫鹿死
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鹿於棘城鹿子翰先
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為人患
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

之使人詐為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為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為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為翰所虜翰馳使告虜乘勝遂進及晨而至虜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眾逆擊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眾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眾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為天所相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聘遣使朝

貢於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虜虜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堡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襲虜子仁于栢林仁逆擊斬悉跋堆虜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眾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人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迭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為晃所破死

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
為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
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
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
被賣為漁陽烏九子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
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猶無乃唾日陸眷
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
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

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
叛遂至疆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
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
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穆
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為已用深德之
乃表封務目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
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大
破之務目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疋磾從
弟末波等率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

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備之意勒因其
懈急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
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誓而遣之末
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歸
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洩焉人問
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已也如此
就六眷死其子幼弱正磾與劉琨世子羣奔喪
正磾陰卷甲而往欲收其叔羽鱗及末波而奪
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正磾劉羣為末波

所獲正磾走還前_阻琨禽已請琨宴會因執而
害之正磾既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
眾乖離欲擁其眾徙_休上谷阻軍都之險以距
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正磾恐
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季龍擊段文鴛于樂
陵破之生禽文鴛正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降
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
人因立陸眷弟護遼_後為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
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

北史列傳卷八十三
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季龍征護
遼於遼西護遼奔于平岡山遂投慕容晁晁殺
之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
屯合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
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率衆伐龕於
廣固執龕送之薊雋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
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
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
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
鮮批氏護骨氏異竒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
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
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
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
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
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
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
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

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
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
嗥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
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頭別衝突
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瀆無所忌避
婚姻用牛馬納娉以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
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祖乘出闌馬主立闌外
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
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

肉節解主人死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
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
家馬群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
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
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
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
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被
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棖
回豎之以乳酪灌馬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

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爲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

武襲之大破其諸部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

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昌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犍爲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健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爲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論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論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入其國

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社論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陣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昌堂內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

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後故得別為部落後太武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眾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

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眾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孝文召高車之眾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為主相率北叛游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為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

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喻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豆喻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軍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喻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侯婁訶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侯

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喻追討之頻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此而自豎立當爲天子討除蠕蠕孝文本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袴褶一具雜絲百匹窮奇後爲厭

嗙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
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
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
妻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
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爲
主歲餘噉噉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
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
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
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宣武詔

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
嘉蠕蠕噉噉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
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
絕姦勢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
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
北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
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孟威
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
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

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貢其方物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腳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眾悉入噉噉經數年噉噉聽彌俄突弟伊訥還國伊訥既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訥復大破

蠕蠕蠕蠕主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訥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褊鞞一副繳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訥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訥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為蠕蠕所破伊訥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為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

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爲脣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道武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爲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道武勒衆親討焉慕容麟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韃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

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死者數千人道武聞之遣安遠將軍庫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

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常依嶮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道武大破之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薛于部常屯聚于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道武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道武聞

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
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
遣道武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
覆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
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
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
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萬薛于
種類皆得爲編戶矣而帥屯山鮮卑別種破多
蘭部示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壯力勇劫掠

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
興四年遣常山王遵討之放於高平木易干將
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
其後爲赫連屈丐所滅又黠弗素古延等諸部
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
襲而獲之又越勤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
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論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
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陞窺擾鄣塞

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儵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耀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狴彊弱之由猾虜服叛之迹故備錄云

癸巳二月廿五日於一鑑亭校終北史列傳八十六

卷正二百一字標疑二處

夢禎識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

卷五十二 北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之卒策

突厥

鐵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
 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
 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
 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
 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
 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

萬曆二十年

列傳卷八十一

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
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
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
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
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
者率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
漸強當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
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
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蠕蠕破之卒弟

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
其弟俟叔稱爲木杆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
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
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
金山形似兜鍪借號兜鍪突厥因以爲號
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
大人曰阿謫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
都狼所生也阿謫步等性竝愚癡國遂被滅泥
師都旣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

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詢步種類竝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

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強盛乃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周

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疋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賴山且死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為木杆可汗俟斤一

名燕都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瑠璃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

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
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
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
瞽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
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
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角
弓鳴鏑甲稍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
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
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

發兵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蠟
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轉爲寇抄其刑法
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
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
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
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
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
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
以刀斲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

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
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艸木黃落秋
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
及走馬勞面如初死之儀表為塋立屋中圖畫
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
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
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
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
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

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
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
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
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迥山山上無
草樹謂為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
至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樗蒲女子
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重兵
死心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俟斤部衆既盛乃
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周文帝許之收叔子已下

千人什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侯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侯斤遣使來獻保定元年又遣三輩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連結之以爲外援初恭帝時侯斤許進女於周文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尋而侯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侯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玉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侯斤遂絕齊使而定婚臣仍請舉國東伐於是詔隋公

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度陁嶺侯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尅侯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還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賞罰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由此者使人安道其強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但虜態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不納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

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
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往逆女
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
復貳於齊會有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
又遣使貢獻俟斤死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
弟是爲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爲尒伏可汗統
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爲步離可汗居西
方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彊有陵轍中夏之志朝
廷既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

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
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乃
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
物邪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
齊國富強皆爲有佛法遂說以因果報之理
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
槃華嚴等經十人并誦律他鉢亦躬自齋戒遠
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
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

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讎
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
戰兵敗死之武帝親搃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
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
元年他鉢復遣和親帝策趙王招女爲千金公
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許仍寇并
州二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爲親而紹義尚
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喻之始送紹義他鉢
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

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
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
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
邏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
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而且雄國人莫敢
拒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
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
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
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

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
乃謂沙鉢略曰我與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後尔
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
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
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
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
上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
千金公主傷宗祀絕滅由是悉衆來寇控絃士
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乙弗洎蘭州摠管叱

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敗於是
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
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
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
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慮懼周交之厚
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竝有大敵之憂
思減一邊之防竭生靈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
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朕受天明
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回入賊

之物加賜將士息在路之人務於耕織凶醜愚
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
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而
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且彼
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世行恭虐
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群長皆有
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後
達頭前攻酒泉于闐波斯揖怛三國一時即叛
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

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韃韃所破沙毗設又
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勦部落之
下盡異純人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
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
懷彼地咎徵祆作將年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
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
種類資給唯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
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地
赤土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

北史列傳卷八十七 十一
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練兵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尅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人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竝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饑不能

食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闕請和求援

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文帝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豐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

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屈

乃頓顙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禽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

獲悉與沙鉢略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戎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

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
遠北面之禮不敢廢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
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合真等
奉表以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
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
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荅諸事並不稱
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
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合真爲柱
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賜甚厚沙

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
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詔許
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
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齋尾舌以獻還至
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
卒上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
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遺令立其弟葉
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
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

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
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
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
枝葉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
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
長頤僂背眉目踈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
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
禽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
左僕射高頴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

以示寬大上曰善頴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
獯粥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
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處羅侯又西征
中流矢卒其眾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頡伽施多
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二千段每
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
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
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
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

其母弟褥但特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
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
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請緣邊置
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
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叙
陳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
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
盃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
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
我獨申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之
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
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
事下詔廢之恐都藍不從遣竒章公牛弘將美
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
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曰當殺大義
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
遂殺公主於帳都藍因突利可汗有隙數相征
伐上和解之各引兵去十七年突厥遣使來逆

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義安公主
上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
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
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
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
於是朝貢遂絕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
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
高頴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竝出朔州道
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道柱

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
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
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
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
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
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
歸其心六月高頴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
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人上
表謝恩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時義安公

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爲啓人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摠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尋遣其

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啓人上又發兵助啓人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啓人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隨可汗憐養百姓蒙恩赤心歸服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染干如枯木垂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摠管韓洪爲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人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於啓人至是而叛素軍河北逢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啓人男女雜畜而去素率上大

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人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竝多斬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人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啓人遂有其衆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帛萬三千段啓人及義成公主上表曰已前聖人

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義安公主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令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

以爲不可乃詔曰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必化
諸削衽縻以長纓仍璽書答啓人以其積北未
靜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衣服也帝
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人及其部落酋長三千
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褒寵
之賜路車乘馬鼓吹旛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
王上帝親巡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
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
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氍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

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辦擊羶肉韋鞬獻

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人及主

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

先是高麗私通使啓人所啓人不敢隱境外之

交是日持高麗使見款令牛弘宣旨謂曰朕以

啓人誠長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介

回日語高麗主宜早來朝使人甚懼啓人乃扈

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於東都禮賜

益厚是歲疾終上爲廢朝三日其子吐吉立是

為始畢可汗表續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
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
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
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
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
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
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
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
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一漸以

強盛東拒都斤西至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
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
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橛
處邏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
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
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
處邏可汗居無恒處終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
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
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侯發闔洪達以評

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聚祭神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非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喻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人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人舉

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其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息於啓人天子從之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

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柰何惜兩拜之禮勦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人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白表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人少子莫賀咄設之母

家也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啓人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

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喻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愛其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

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喻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揔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盡道帝曰往者與突厥遞相侵擾不得安

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揔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歲當如今日也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設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號為曷薩那可汗

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絲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及至西海之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竝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護

紇骨也唾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唾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唾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嗟蘇拔也未謁達等有二萬許兵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素咽笈促薩忽等諸姓八千餘拂束菽則有息屈阿蘭北褥九離伏盟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摠謂為鐵勒竝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

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啓人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子也唾為小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

為隣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者諸國悉附之其俗
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
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
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論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
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
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
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
則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繼牙為君長者也皆

以畜牧為業侵抄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
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
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
彊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率兵
寇掠屈伸異能彊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
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
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前史論之
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
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孿

北史列傳卷八十七
二十八
弓數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
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曰與周合從終
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
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願
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
衆遂彊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
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群盜竝
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
人於是分置官司摠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

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
斯之甚也及聖哲應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
懷抵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敗我雲代搖蕩
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皇帝
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
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爲九州幽都窮髮之鄉
隸於編戶寔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
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
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

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癸巳二月二十六日燈下校終北史列傳八十七

卷正一百三十七字

夢禎識

北史九十九

序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微字德靈隸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為段于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

惺爲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爲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二子平燕內德子信爲秦將虜燕太子丹信孫元曠仕漢爲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討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仲翔臨陣殞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仕漢歷文景武三帝位前將軍立功沙漠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

戰歿匈奴椒敢歷侍中郎中令關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事具漢史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况况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生雍雍字儁熙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遠晉舉秀才爲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雍生弇字季子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下卓位相國從

事申郎保政刑不脩卓率宗族奔于張寔弁亦
隨焉因仕于張氏爲驍騎左監弁本名良妻姓
梁氏張駿謂弁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
以日其舅氏昔耿弇以弱年立功啓中興之業
吾方賴卿有同耿氏乃使名弁歷天水太守衛
將軍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贈武衛將軍建
初中追謚景公子昶字仲堅幼有名譽年十八
而亡建初中追謚簡公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
字長生簡公昶之子也遺腹而誕祖母梁氏親

加撫育幼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
尤長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
光太史令郭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
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
駟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之末改業
自稱涼州牧以昭王爲効穀令而燉煌護軍馮
翊郭謙沙州中從事燉煌索仙等以昭王溫毅
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昭王初難之
會宋繇仕于業告歸言於昭王曰兄忘郭磨言

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昭王乃從之尋進號冠軍
將軍稱蕃于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
昭王于業乃以嗣為燉煌太守率騎而西昭王
命師擊走之於是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
昭王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
羌校尉依竇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內建元號庚
子追崇祖考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備置寮采廣闢土宇屯玉門陽關大田積
穀為東討之資立靖恭堂以議朝政閱武事焉

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
序頌以明鑒誠之義當時文武羣公僚佐亦皆
圖讚所志五年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
間行歸表於晉是歲乃自燉煌徙都酒泉又以
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通表建鄴于時百
姓樂業請勒銘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
文刻石頌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等
集于園間群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筮
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

其事昭王從之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群寮賦詩
昭王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
焉昭王以緯世之量爲群雄所奉兵無血刃遂
啓霸業乃脩燉煌舊塞薨謚曰武昭王廟號高
祖陵號建世武昭王十子譚歆讓愔恂翻豫宏
眺亮世子譚早卒後主諱歆字士業武昭王第
二子也武昭王薨府寮奉爲都督大將軍涼公
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元爲嘉興尊
母尹氏爲太后在位四年爲沮渠蒙遜所敗國

亡武昭王以魏道武皇帝天興四年立後主以
明元皇帝太常五年而亡據河右凡二世二十
一年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後歸魏位
弘農太守即皇室七廟之始也後主弟讓字士
遜雅量凝重善於謀略位寧朔將軍領西羌校
尉輔國將軍晉燉煌太守新鄉侯贈驃騎大將
軍謚曰穆讓弟愔字士正位晉昌燉煌太守愔
弟恂字士如有幹略位酒泉燉煌太守遇家國
之難而終恂弟翻字士舉小字武疆英雄秀出

有雄略位車騎將軍祈連酒泉晉昌郡太守翻
弟豫字士寧位西海太守豫弟宏字士讚位前
將軍中華令宏弟眺字士遠位左將軍眺弟亮
字士融位右將軍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
守翻之子也沈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遇家難
爲沮渠蒙遜囚于姑臧歲餘與舅趙唐契北奔
伊吾臣於蠕蠕其遺衆之歸附者稍至二千寶
傾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爲之用每希報雪屬
大武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捐城遁走

寶自伊吾南歸燉煌遂脩繕城府規復先業遣
弟懷達奉表歸誠大武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
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
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
西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乃鎮燉煌四品已下
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
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內都大官
文成初代司馬文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
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

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冲公業早卒承字伯業少有謀略初寶欲歸款僚庶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決寶仍令承隨表入賀太武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鑒裁爲時所重文成末以散侯出爲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爲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長子

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彥虔並孝文賜名焉韶雅爲季父冲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脩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依例降侯爲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孝文將創遷都之計韶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爲詹事肆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帝

自鄴還洛韶朝於路帝言及庶人恂事曰卿若
不出東宮或未至此也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
兵尚書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商同
咸陽王禧之逆免除官爵久之兼將作大匠敕
參定朝議律令及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
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
討之事平即真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
經師旅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
心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爲殿中尚書行雍州

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出
爲冀州刺史清簡愛人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
冠當時明帝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將軍
賜劔珮貂蟬各一具驂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
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
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
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德州內
大安正光五年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
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

州刺史謚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
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數日方還其遺
愛如此永安中以剋定秦隴功追封安城縣開
國伯邑四百戶長子璵字道璠溫雅有識量魏
永平二年釋褐太尉府行參軍累遷尚書倉部
郎中後汝南王悅爲司州牧悅性質疎冗情識
不倫朝廷以璵器望兼美開於政事擢爲悅府
長史兼知州務甚得毗贊之方因除司州別駕
遷光祿少卿永安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襲封

安城縣伯又除司徒右長史仍兼尚書及遷都
於鄴留璵於後監掌府藏及撒運宮廟材木以
明幹見稱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兼給
事黃門侍郎監典書事出爲東徐州刺史爲政
清靜人吏懷之解州還以老疾不求仕進齊受
禪追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園丘行禮又攝護軍
陪神武神主入太廟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
宿德耆舊被徵過事即絕朝請文宣亦曾命璵
預華林宴顧訪舊事甚重之天保四年卒年七

十二子詮字世良任城郡守贈涇州刺史子伯
卿太師府參軍事伯卿子師上聰敏好學雅有
詞致外祖魏收無子唯有一女生師上甚愛重
之童齒便自教屬文有名於世後與范陽盧公
順俱為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同
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之康寺三
少為物論推許若此隋煬帝居蕃奏為王府記
室終於揚州詮弟謚字世安位高陽郡守司農
卿安州刺史謚子千學齊武平中尚神武女浮

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南青州刺史謚弟誦字
世業位假儀同二司臨漳令誦弟世韞太子舍
人殿中郎璵子孫繁衍行人號其宅為孝東徐
村璵弟瑾字道瑜美容貌有才學特為詔所鍾
愛清河王懌甚知賞之懌為司徒辟參軍事轉
著作郎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
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脩儀注王盧即瑾之外
兄臨淮王彧謂瑾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舅甥
之國及明帝崩上謚策文瑾所製也莊帝初於

河陰遇害年三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子
產之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
其舅盧道將稱之曰此兒風調足爲李公家孫
位北豫州司馬子仲膺字公祀以學行稱位太
子洗馬仕周爲東京少吏部上士隋開皇中卒
於荊州總管司馬產之弟舊之字曼容清通好
文學齊天保初歷太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爲政
清靜吏人稱之遷尚書考功郎中遇文宣昏縱
見害時人冤之舊之弟壽之位梁州中從事性

貞介不負於人壽之弟禮之位司徒騎兵參軍
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幾禮
之脚上發腫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
反創而卒禮之弟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簡靜
善守門業多識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學自名居
喪盡禮與兄弟深相友愛仕齊歷位都水使者
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任城王敬憚之州人號
曰李御史仕周爲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開皇
初封固始縣男除唐州下澁郡太守稱疾不行

卒行之風素夷坦爲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以爲實錄及疾內外多爲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以紀其誌曰隴西李行之以其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

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絕二子夷道行之弟疑之字惠堅光州中從事非其所好倜俛而就秩滿徑還冀州棗強野舍凝之明本草藥性恒以服餌自持雖年將耄及而志力不衰篤好古文精心典禮以之終老未嘗懈倦隋仁壽中卒產之兄弟竝有器望邢子才爲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餐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爲實錄諸婦相親皆

如姊妹舊之死諸弟不避當時凶暴行喪極哀
趙郡李榮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
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即日自名勞之瑛
弟瓚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卒贈漢
陽郡太守子脩年開府參軍早亡韶弟彥字次
仲有學業孝文初舉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
大夫後因考課降爲元士尋行主客曹從事郊
廟下大夫時朝議典掌咸未周備彥留心考定
號爲稱職孝文南伐彥諫曰臣以爲蕞爾江閩

未足親勞鑿駕頻表雖不見納而以至誠見嘉
及六軍次於淮南徵爲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
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轉
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爲龍驤將
軍司徒右長史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
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敕行徐州事尋
徵拜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遷平東將軍徐州刺
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
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

勉入爲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轉度
支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時破六韓拔
陵等反於北鎮二夏幽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
甚嚴正光五年六月城人薛珍劉慶杜超等因
四方離叛突入州門害彥推其黨莫折大提爲
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
刺史謚曰孝貞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位司徒
主簿卒贈太常少卿子士万有雅望位高都太
守燮弟爽字德明弟克字德廣弱冠太學博士

大將軍蕭寶夤西討德廣爲行臺郎募衆而征
戰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寶夤有異志挺
身歸闕朝廷加爵辭而不受寶夤遂與万俟醜
奴同反大行臺介朱天光討之請德廣爲從事
中郎天光用其計遂定秦隴以功除中散大夫
痛父非命終身不食酒肉妹夫盧元明嗟重之
子士英有文才王遵業以女妻之次僧伽脩整
篤業不應辟命時鄭子默有名於世僧伽曰行
不適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

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及卒叔德爲懷舊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其見重如此僧伽弟法藏內清介位員外郎德廣弟德顯位散騎侍郎贈東秦州刺史德顯弟德明敦重有器局位高陽太守贈光祿少卿光州刺史彥弟虔字叔恭大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清河太守屬

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關宣武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別將與都督元遙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爲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兼大司農出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領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永安三年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驃騎大
 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
 史謚宣景長子暎字仁明位尚書左外兵郎莊
 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度支尚書安東將
 軍青州刺史子哀章武郡守哀弟奭汲郡守竝
 以幹局見知暎弟仁曜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
 錄事參軍與兄暎同於河陰遇害年三十八贈
 散騎常侍左將軍兗州刺史子撫字道熾學尚

有風儀魏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齊天保末為
 尚書郎終於光州司馬仁曜弟皓字仁昭位散
 騎侍郎亦遇害河陰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子
 士元士操武定中竝儀同開府參軍事皓弟曉
 事列于後虔弟蕤字延賓歷步兵校尉東郡太
 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子諺字
 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
 遷東郡太守莊帝初濟廣二州刺史加散騎常
 侍節閔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

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為介朱仲遠所害義邕莊
帝居藩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暱及即位特蒙信
任介朱榮之誅義邕預其事由是竝及禍節閔
初諺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
真贈前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
刺史諺次第義順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
士莊帝初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將
軍雍州刺史承弟茂字仲宗文成末襲父爵鎮
西將軍燉煌公孝文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汾

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為光祿大夫歷西兗州刺
史例降為侯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
以疾求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
第因居中山自是優游里舍不入京師卒年七
十一謚曰恭侯子靜字紹安襲位東平原太守
卒子遐字智遠襲遐有几案才位河內太守從
孝莊南度河於河陰遇亂兵所害事寧追贈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封
盧鄉伯靜弟孚字仲安恭慎篤厚歷汝南中山

二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撫軍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出爲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孚弟安粗涉書史位北海王顥撫軍長史顥爲
關西都督復引爲長史委以戎政卒於軍贈征
虜將軍涼州刺史茂弟輔字叔直有器望解褐
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中孝文爲咸陽
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
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卒於郡贈征虜將
軍秦州刺史謚曰襄武侯長子伯尚少有重名

弱冠除祕書郎孝文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稍
遷通直散騎常侍敕撰太和起居注宣武初兼
給事黃門侍郎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伯尚弟
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年二十著前漢
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冲誅高聰邢巒見而歎
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
坐兄事賜死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
與母弟俱徙邊義之會赦免遂寓居晉陽沈廢
積年後歷位并州安北府長史孝明崩介朱榮

陰圖義舉季凱預謀及莊帝踐祚徵拜給事黃
門侍郎封博平縣侯加散騎常侍祕書監中軍
將軍後介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於是
見害孝武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
州刺史季凱弟延慶位陳留太守金紫光祿大
夫延慶弟延度衛將軍安德太守輔弟佐字季
翼有文武才幹孝文初兼散騎常侍使高麗以
稱旨還拜常山太守真定縣子遷懷州刺史進
爵山陽侯加安南將軍河內公轉相州刺史所

在有稱績後拜安遠將軍敕與征南將軍城陽
王鸞安南將軍盧陽烏等攻赭陽各不相節度
諸軍以敵強故班師佐逆戰為賊所敗坐徙瀛
州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以功
封涇陽縣子沔北既平以佐為廣陽王嘉鎮南
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軍凱旋孝
文執佐手曰沔北洛陽南門卿勉為朕善守孝
文崩遺敕以佐行荊州事佐在州威信大行邊
人悅附前後歸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宣武初

徵兼都官尚書卒年七十一贈秦州刺史謚曰
莊子遵襲遵豪爽有父風卒於司空司馬贈洛
州刺史子果襲位司空諮議參軍坐通西魏見
殺遵弟東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
身不食酒肉因屏居鄉里司空任城王澄嘉其
操尚以爲參軍事累遷濟州刺史卒贈殿中尚
書相州刺史東弟挺字神雋小名提少以才學
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歷位中書侍郎太常少
卿荊州刺史時梁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

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神雋循撫兵人戮力
固守詔遣都督崔進別將王熊裴衍等赴援敬
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有露骸神雋令收葬
之徵拜大司農也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
時葛榮南逼神雋憂懼乃故墜馬傷足仍停馮
郡有詔追還莊帝即位以神雋人望拜散騎常
侍殿中尚書追論固守荊州功封千乘縣侯轉
中書監吏部尚書神雋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
物尔朱榮有所用人神雋不從見怒懼啓求解

官除右光祿大夫尋屬余朱兆入京乘輿幽執
神雋遂逃人間老武初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除驃騎
大將軍華州刺史入爲侍中薨年六十四贈尚
書左僕射司徒公雅州刺史神雋風韻秀舉博
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學
好文雅老而不輟其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
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滎陽鄭伯
猷常云從舅爲人物宗主在洛京時琅邪王誦

亦美神雋故名其子曰雋庶其似之梁武帝雅
重其名常云彼若遣李神雋來聘我當令劉孝
綽往其見重如此頸多鼠乳而性通率不持檢
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比遷鄴於路見狗
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雋曰爲逐
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神雋策眇
馬而走曰丁掾力馬倒曰丁掾誤我其不拘若
此既不能方重識者以此爲譏喪二妻又欲娶
鄭嚴祖妹神雋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

至紛競二家閱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雋
惆悵不已時人以神雋爲鳳德之衰冲字思順
承少弟也本名思冲孝文改焉少孤爲承訓養
承常言此兒器重非恒方爲門戶所寄冲雅有
大量隨兄至滎陽時牧守子弟多侵亂人庶輕
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
時人美焉獻文末爲中書學士冲善交遊不妄
戲雜流輩重之孝文初以例遷秘書中散典禁
中文字以脩敕敏慧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

部給事中舊無三長唯立宗主主督護所以多
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所由來遠
於是創三長之制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
見公卿議之羣臣多有不同太后曰立三長則
課有常準賦有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
可止何爲不可詞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
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
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
陽侯冲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必

數千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服御以充其第
外人莫得而知冲家素清貧於是室富而謙以
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
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
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
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構成崇罪餓
死獄中後崇子護爲南部郎深慮爲冲陷常求
退避冲每慰撫之護後坐賊罪懼必不濟冲具
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從甥

陰始孫貧來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
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
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自陳首始末冲聞大
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
念愛惡皆此類也時循舊王公大臣皆呼名孝
文帝謂冲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孝
文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律令潤飾辭旨刊
定輕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使訪焉冲竭忠奉
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

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竒之孝文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置百司開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封滎陽侯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建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冲女為夫人及營明堂詔冲領將作大匠與司空長樂公亮共監興繕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孝文

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孝文曰今大軍將邁公等更欲何云冲進請曰發都淫雨士馬困弊矜喪反旆於義為允孝文曰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竝殷勤泣諫孝文乃喻群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勤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鑿即當移都於

此光宅中土幾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禎進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形見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都中士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群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

脅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尋以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侯車駕南征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遷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及太子恂廢冲罷少傅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取南之計決矣所行之謀必定頃來陰陽卜術之

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其君臣各盡所見冲曰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帝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然咫尺寇戎無以自安理須如此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將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宮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無營近制几案盈積剖

劓在前初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榮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年纔四十而鬢髮斑白姿貌甚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尚書爲孝文知待便謂非復籍冲更相輕背唯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頗銜之後孝文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竝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

罪狀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
劾孝文覽其表嗟嘆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隘
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前後慙悖
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
罵辱詈冲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
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
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時年四十九孝
文始聞冲病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
總釐朝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

甚愴懷及聞冲卒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
能自勝詔書褒述其美曰可謂國之賢也朝之
望也於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一具衣一襲
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曰
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孝文之意也後車
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孝文卧疾望
墳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與留京百官相見
皆叙冲亡沒之故言及流淚其相痛惜如此子
延寔字禧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宣武初襲父

爵清泉縣侯莊帝即位以母舅之尊超授侍中
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
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
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
書事東道大行臺都督青州刺史尔朱兆入京
乘輿幽繫延寔以外戚見害於州館孝武帝初
反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
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長子彧字子文尚
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

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
刺史彧性豪俠尔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
所進孝靜初陷法見害尋詔復本爵子道端襲
彧七子竝彭城王勰女豐亭公主所生以道德
仁義禮智信爲名第四子義雄有識悟勤學手
不釋書仕齊位瑯邪郡守義雄弟禮成最知名
禮成字孝諧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榮陽
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人曰此兒平生
未嘗回顧當爲重器及長沈深有行檢不安通

賓客在魏歷著作郎太子洗馬貞外散騎常侍
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
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
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賜爵脩陽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
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
諫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齊將席毗
羅精兵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
軍縣公歷比徐州刺史戶部中大夫禮成妻竇

氏早歿知隋文帝有非常之表遂聘帝妹爲繼
室及帝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
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
賜優洽累遷襄州摠管左大將軍時突厥屢爲
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以
疾徵還京終于家子世師位度支侍郎禮成弟
智源有器量仕齊卒於高都郡守智源弟信則
方雅廉慎齊武平中位南陽王大司馬屬信則
形短中書侍郎頓丘李若戲之曰弟爲府屬可

謂名以定體信則曰名以定體豈過劣 尋除
尚書倉部郎中入周爲東京司門下大夫隋開
皇中卒於沔州刺史或弟彬字子儒其父延寔
既別封彬襲祖爵清泉縣侯位中書侍郎卒於
左光祿大夫贈驃騎大將軍光祿勳齊州刺史
謚曰獻子桃杖襲彬弟彰位通直散騎侍郎從
父在青州同時遇害贈左將軍瀛州刺史延寔
弟休纂小字鍾羌頗有父風位終太子舍人贈
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樂

涇縣公後進封高陽郡公子昂襲昂魏末爲廣
平郡太守齊天保中卒於光祿卿昂子道隆有
才識明剖斷仕齊位并省尚書左丞隋開皇中
爲尚書北部侍郎休纂弟延孝位尚書屯田郎
中於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
州刺史進封臨潁縣公韶從弟仲遵有器業彭
城王勰爲定州請爲定州開府參軍累遷營州
刺史時四方州鎮逆叛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
心仲遵單車赴州及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

誘率皆安帖後明帝又遣詔盧同為行臺北出
慰勞同疑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人劉安定就
德興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已遂仲遵害之韶從
祖抗自涼州渡江左仕宋歷晉壽安陸東萊三
郡太守抗子思穆字叔仁有度量善談論工草
隸為當時所談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
魏位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本官兼直閭將
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樂平子宣武踐阼進爵
為伯累遷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卒於

營州刺史贈安南將軍華州刺史有子十四人
嫡子斌襲位散騎侍郎早卒斌兄獎字道休為
莊帝所親起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
夫謚曰宣武獎以戚里恩澤賜爵廣平侯歷中
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黃門郎司徒左
長史行瀛州事齊天保初兼侍中冀瀛滄三州
大使觀察風俗還拜魏尹卒贈濟州刺史中書
令子瓌位中書舍人黃門郎韶族弟琰之字景
珍小字墨螭山知名號曰神童從父冲雅所歎

異每曰與吾不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
已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
隱道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軍參軍苦相敦川
冲又遣信喻之爰乃應召尋為中尉李彪啓兼
著作佐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
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修國史
遷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
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
中尉為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

為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
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
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闕西風氣及至州
之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余朱兆入洛南陽太
守趙脩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梁國
襲州城遂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
脩延還推琰之釐州任孝武初徵兼侍中車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朝
廷悼惜之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

史謚曰文簡瑛之少機警善談論經史百家無
不悉覽朝廷上故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
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
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議咸共宗之
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閒之
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
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願也
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疾勞世人
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前後再居史事無所編

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瑛之
辨析自以為不及也二子綱慧並從孝武帝入
關中綱位宜州刺史儀同三司子充節少慷慨
有英略隋開皇中頻以行軍摠管擊突厥有功
位上柱國武陽郡公朔州摠管甚有威名為虜
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怒之充節
素剛憂憤卒子大亮曉字仁略太尉虔之子也
少而簡素博涉經史早有時譽釋褐員外郎散
騎侍郎介朱榮之立孝莊曉兄弟四人與百寮

俱將迎焉其夜曉衣冠爲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攜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臯爲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曉以信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免永安初授輕車將軍尚書左右主客郎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前將軍太中大夫天平初遷都于鄴曉乃寓居清河

依從母兄崔陵鄉宅陵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居焉時豪右子弟悉多驕恣請託暴亂州郡不能禁止曉訓勗子弟咸以學行見稱時論以此多之曉自河陰家禍之後屬王途未夷無復宦情備在名級而已及遷都之後因退私門外兄范陽盧叔彪勸令出仕前後數四確然不從武定末齊文襄嗣事高選察察召曉及前開府長史房延祐並爲外兵郎後徙平西將軍太尉府諮議參軍事除頓丘太守天保中頻歷廣武

東二郡太守所在有惠政爲吏人所懷卒於郡年五十九贈本官將軍海州刺史三子伯山仲舉季遠超字仲舉以字行於世性方雅善制白晳美鬚眉高簡宏達風調踈遠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至於吉凶禮制親表咸取則焉弱冠仕齊爲襄城王大司馬參軍事時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令長之徒率多寒賤奏請革選妙盡高資仲舉與范陽盧昌衡等八人同見徵用以仲舉爲司州脩武令仲舉莅以寬簡吏人號曰寬

明于時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恩寬之政武平初持節使南定州人並是蠻左接帶邊嶂仲舉具宣朝旨邊服清謐朝廷大嘉之還授晉州別駕及周師圍晉陽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舉揣知其情乃謂之曰城危累卵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中止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

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僕射高氏恩德未深公於皇家沒齒非荅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投周軍城尋破周將梁士彥素聞仲舉名引與言及時事仲舉曰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維不張遠勞師衆不能死於臣道豈敢干非其議士彥曰百里左車不無前事想亦得之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者官軍遠來方申弔伐當先德澤遠示威懷明至聖之情弘招納之略令所至之所歸誠有地所

謂王者之師征而不戰也士彥深以為然益相知重初城敗之後公私蕩然軍人簿帳悉多亡毀戶口倉儲無所憑據事無大小士彥一委仲舉推尋勾當絲髮無遺於軍用甚有助焉鄴城平仍將家隨例入關仲舉以親故流離情不願住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許去固辭乃得還鄴尋有詔素望舊資命州郡勒送仲舉懼嚴命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垂情願乃取急言歸隋開皇中秦王俊鎮洛州召補州主簿

友人蜀王府記室范陽盧士彥謂仲舉曰丈人往經徵辟每致推辭何為徒勞之任忽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之事非子所知尋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舉婆娑州里責黜左降為隆州錄事參軍尋以疾歸以琴書自娛優游賞逸視人世蔑如也會朝廷舉士著作郎王劭又舉以應詔以前致推遷為責除冀州清江令未幾又以疾還後以資例授帥都督洛陽令彭城劉逸人謂仲舉曰君之才地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貽時

論且為武職差若自安仲舉曰吾性本踈惰少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耳竟不起終於洛陽永康里宅時年六十三當世名賢莫不傷惜之二子大師行師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

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固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嘯有託耳每於私室接遇恒盡忘年之歡俄而以資調補左翊衛率尋除冀州司戶參軍煬帝初改州為郡仍除信都司戶書佐及大業暮年王塗弛紊居官者率多侵漁皆致潤屋大師獨守清戒無所營求家產益致窘迫郡丞鞠孝陵益相歎服曰後於歲寒此言於公得之十年遷渤海郡主簿及竇建德據有山東被召為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師

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畢還至絳州而建德違約又助世充抗王師於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尋平遂以譴徙配西會州大師少時嘗筮仕長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來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直今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

言子同亦無遠到時大師弟行師亦預賓貢因
問史生吉凶生曰此郎雖非裴君之匹亦至方
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
當年差舛明年而齊資不叙師萬任益州新都
縣尉及武德初裴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
師至是遷播因獨笑曰史生之言於茲驗矣行
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皆
如史生之言大師既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爲羈
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

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游處大師少
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隲
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
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
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
而恭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
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爲吏部
尚書大師復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至京師
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大師

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維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倣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脩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爲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

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脩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齊

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八代爲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爲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爲詳正因遍諮宰相乃上表表曰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

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詰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誠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新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並已見重前脩無俟揚摧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

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
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紆玄覽深嗟蕪
穢大存刊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
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汚隆代
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
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爲湮落脫或殘滅
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
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
可爲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

孰爲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
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
盡隋義寧三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無自東
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
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
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
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
代合爲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
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撰以

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
脩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
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
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
次別代共為部秩除其冗長摭其菁華若文之
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
則踈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
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
寢嘿又未經聞癸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

戰越謹言

癸巳二月三十日燈下校終列傳八十八卷正二
百一十字是夜雷雨
夢禎識

列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終

北史列傳卷八十八

謝朓八十八

謝朓一節

謝朓八十八卷八十八



